

菊

坡

叢

話

菊坡叢話卷之十九

戲謔類

曾魯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衰不請致仕而臺諫亦無非之者惟李復至以為不可因作詩嘲之有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集無聲之句魯公聞之即請致仕而去

言行錄

昔有郭忠恕善戲謔嘗與聶崇義會以聶字嘲之曰近貴全為聶攀龍即是聶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崇義亦捷於戲謔乃以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箇一心又蔡襄嘲陳亞云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應曰蔡襄無口便成衰近時呂擴與謝暉亦以名相嘲云呂擴無才終入廣呂應

曰謝暉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鬬起爭端是知戲謔不可不謹至於為虐可以為戒

夷堅志

歐公歸田錄云張齊賢體肥大飲食至一大桶晏元獻清瘦如削筋卷半餅食之元獻幕客王琪骨立張亢肥大琪謂亢牛亢謂琪猴琪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黃氏日抄

元祐中黃山谷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山谷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吃蒸餅一日聚飯行令山谷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山谷應聲曰來力勅正整協趙之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

載以贈之山谷曰想是蘿蔔與瓜齏爾趙銜之切骨其後
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言行錄

宋紹興中游操與潘良能沈介洪景伯俱為秘書省正字同
日赴館職少監秦燂於食次出對曰潘游洪沈泛瀛洲時
未有對後有以絳繹繪維綰綸綽為對蓋取熙寧中韓絳
陳繹韓維楊繪相先後除學士也

白稹宋真宗朝為饒州判官丁晉公為倅稹以片紙書至丁
假緡五鏹晉公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物耶
懼吾撓之耳就於簡尾書還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撼
関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缺赤紅崖打白紅崖

陳季常妻柳氏甚悍而莫能制蘇東坡作詩戲曰誰似龍丘

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
茫然此用佛經牟尼佛生兜率天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
聲坡取此

唐羅隱與顧雲同謁淮南高駢雲為人素雅重而性傲高公
留雲而遠隱至武陵餞雲于亭時盛暑青蠅入座高命扇
驅之因謹隱曰青蠅被扇離席隱見畫白澤圖釘在門
上即應聲曰白澤遭釘在門乃譏雲也

方圭好談詩宋公庠知揚州圭來謁乃宴於平山堂圭誦詩
不已坐客厭之已而宋公見野牛就木挨癢因謂坐客胡
恢曰野牛恃力狂挨木恢對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
笑圭悞其意以為譏已飲散欲奮臂擊恢衆救乃免詩話

黃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鼠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
生壁虱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且見床下以溺器畜生
魚問之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曰虎子養溪魚也

后山詩話

呂公基歸老于洛常游龍門還闈者執筆請書官稱公題以
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
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同上

以論語法言戲有官君子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為慮晦
庵先生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
其次也咸無焉為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詢
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執優守乃舉論語篇章答之曰

學而第一為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笑談也

黃雪巖說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畚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亦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晉父詩話

僧惠崇能詩有句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然是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以為詩吟贈其師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杜工部有峽東滄江起岩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東滄江岩排石樹作七字句子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

往之為已得也

同上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
我為卿飲靖舉曰夜筵設羅復盛也臣拜誥受賜也兩朝
厥賀通好情幹勒重厚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指聖壽
鐵擺嵩高但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為醕觴漢史有盤木白
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便凌壓
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渑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
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忤之二公
俱謫官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錢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今
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錢木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宋太祖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郭鄭東野絳

馬張夏侯璘熙寧初有云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

又有張君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

馬子山騎山子馬駿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父之人對曰錢

衛水盜水衛錢錢其為人謝曰止欲作對實非盜也同上

王介字平甫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與王荆公舊

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公作詩送之曰吳興太守

羨如何柳惲詩才未是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

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喻其意遂和十首盛氣

而誦與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羨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

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缺
速請赴任 東軒筆錄

王介素與荆公不相能荆公會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
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介鄙之書其末云金陵
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荆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
之云江清日煖蘆花起恰似春風柳絮飛末語又譏介之
輕狂也

饒次守與徐師川胡少汲謝夷季林子仁潘邠老吳君裕揚
信祖吳迪吉會飲于賦歸堂可謂一時之盛潘邠老賦詩
云胡子雲中白鶴林生初發芙蓉吳十九成雅奏饒三百
鍊竒鋒南州復見高士東山行起謝公吳生可斥南郡老

夫寧附石崇冠蓋城南高會山陰未掃清風客散日衙西
壁主人不道樽空徐師川云不工遊一字為五言至老
夫附石崇坐客大笑

頭責文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顛顛川荀寓范陽張華
士卿劉許義陽鄒謀河南鄭誦此數子者或饕吃無官商
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諱少智謂或口如含
膠飴或頭如巾蓋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厚攀龍附
鳳名登天府張敏集載此文曰余友秦生者雖有姊天之
尊少而狎焉同時好雁有六人者數年之中繼踵登朝無
伐木嚶鳴之聲遠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
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焉雖以諧謔實有興也

章子厚初生時父母欲不育浸於水盆後復育之長工詩云
為時所重出守湖州嘗以詩寄東坡用其韻和二首云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身
世何緣得兩忘早歲歸林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恐
未報君恩重清夢時到玉堂又絳闕雲臺終有名應須
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雲水未
渾纓可濯弁峯初見眼應明兩庖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
分外榮此二詩甚佳前詩言其出渺茫而終貴顯後詩言
其好爐火而餌茯苓皆善護也子厚得詩不樂數日

蘇東坡九日在舟中望見吳山有美堂上魯少卿携妓而飲
即戲作二絕句遣人送之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

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
珠簾捲落暉水沉煙斷佩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
言怨未歸此通德姓樊趙飛燕文史也後為伶玄妾魯公
事已完不回朝有美妾坡故以詩證之

种放未遇時見陳希夷作樵夫拜於庭下希夷曰君豈樵夫
者耶二十年後當為縣官放曰其為道義而來官祿非所
願也希夷曰君骨相當爾後張齊賢言放隱居求志孝友
之行可厲薄俗宋真宗召為左司諫携手登龍圖閣論天
下事後辭歸山當時錢希白與楊大年二公飲酒作閑忙
令大年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錢希白曰
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人傳以為笑祥符

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當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正醉飲樊榭紫微大窘忙不忙也

源齋閑覽云張子野郎中以詞名擅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至其家遺侍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即於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闌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又云子野初謁見歐公公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也

宋朝陶穀使江南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為驛卒之女擁帚掃地陶因與狎贈之以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抵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鸾

膠續斷絃是何年既而李主宴陶穀令弱蘭歌此詞陶大

沮即日北歸

鄭光業舉進士初在客邸夜有一同舉人突入笑語曰必先
必先可相容否鄭為輟半席輔地又曰杖取一杓水更煎
一椀茶鄭欣然取水煎茶後日鄭狀元及第其人作啓謝
之有曰既取杓水更煎椀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
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至今傳以為笑

韓浦唐末人與弟洎俱有詞學洎常輕浦曰吾兄為文如繩
樞草舍聊庇風雨而已吾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後浦官
于蜀聞之因人寄蜀牋仍題詩贈洎曰十樣鸞牋出益州
新來寄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脩五鳳樓洎

為之大慙

陶穀學士久在詞禁宋太祖一日謂近臣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舊本換詞語世俗謂之依樣畫葫蘆耳後陶穀因作詩書于玉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忿望遂致不用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為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和其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和其韻大書其側而去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

竹坡詩話

熙寧初外學置長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席徐有學長喜評語

同學苦之詠蠅詩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黥染杯盤無日

不追隨

石山詩話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
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后山詩話

鄭公在朝數為御史糾劾疑時宰調旨戲作青雀詩云青雀
孤飛毛羽單卑栖豈敢擬鵷鷺明珠自有千金價莫與他

人作彈丸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荆
公素厚荆公後當國亦發謔之雖每為絕倒然意終不能
平也元覽末為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

咸謂嘗以時相姓名為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有淳
于光墓在境內真父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輅
有餘知滑稽全姓名師儒重授下冠蓋盡南荆贊瘡不為
辱於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譚驛詩云善証知君意
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石林詩話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屢召不至雖歐陽文
忠公亦推重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
朝鷄者是也熙寧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
常禮院聲譽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
仗舍秩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乃舉文忠詩以自戲
云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鷄

同上

菊坡叢話卷之十九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

身體類

盧百川有示添丁詩云瘴風苦不化呼逐馬啼行人家瘴氣
却憐我入我憔悴骨中為生涯數日不食強起行何思索
我抱病滿樹花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々忽來
案上糊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怜母惜摑不得却生癩
笑令人嗟宿春連晚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
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爺後村詩話云唐人多傷感全因
留王涯節中遂預甘露之禍全老無髮禿人於惱後加齒
焉人以為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為之全處士於人無怨
何為有此謗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贈友人

意者辭奄以此害之

詩林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西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言多平易
踈曠語意所到處雖語句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失於
快直傾圉到瘳無復餘地然公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
王季羸詩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捲青塚埋
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自古為身良肉食何人
與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澗花岩草自春秋玉顏肉食自
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佳勝
雖崑體未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此乃為至到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盡白雖立朝
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為奇節危行難容持守不以有所

不為賢而以得其所為，幸歐陽文忠公出其門下，謝
事君宋歐公適來為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倡
酬，時年八十，歐公嘗和公詩云：俊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
俗可還淳。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四海，儀刑
瞻舊德。一樽談笑作閑人，鈴齋幸得親西席，東向時容問
治民公得詩大喜，常自諷詠，當時人謂不惟曲盡公意，雖
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以詩言懷
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
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囂其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
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間閭鶴髮翁。以處大節世固不容復。

識是詩雖以不合論而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
避煩畏辱為言况其下者乎

賀方回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士大夫稱其工謂
為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騰詩一首王荊公為書其尾
云廟前古不葺訓狐蒙氣英風亦何有後方回晚倅姑孰
與功父遊甚懽方回髮少功父指其鬢曰此真賀梅子也
方回乃將其鬢曰君可謂郭訓狐矣以其白鬢而胡故有
是語

樞密張公穩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嚴冷而作詩有風味
三宮侍兒落髮為尼公賦一詩云六尺輕羅染麝塵金蓮
穩步襯湘裙從今不入湘王夢剪盡巫山一朵雲殊可喜

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者多得美官頗自矜而有驕色或有畫靈素之像戲題其上云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神仙只可學得飛昇後鷄犬相隨也上天

並竹坡詩話

世傳杜子美詩可以愈瘡昔有病瘡者子美曰吾詩可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瘡獨故也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持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胡荅溪云此未必然蓋杜詩辭意與雅讀者脫然如沉疴之去躰也好事者乃為此論借使瘡誠有鬼而知詩是賢鬼也豈復有求食於嘔吐之間哉

觀子美有詩云三年猶瘡疾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
寒抱雪霜杜陵是疾正自不免耳

說愁意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兩聲孤寺秋請量東
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遠涉適富窮秋暮投孤村古寺
中夜不能寐起坐悽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為一時襟抱不
可知而於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韓退之詩云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王臨川云
髮為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又云欽江搃文材妙
自歎虞翻骨相屯又云久諳郭璞言多驗若比顏含意更
踈韓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浴八千永叔今日始知
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柳十年顛顛到秦京誰料今為

嶺外行王十年江海別常輕豈料今隨寒婦行柳直以慵
踈招物議休將文字趁時名王直以文章歸潤色未應風
月負登臨柳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蓋工於
前也 玉霄

嬉笑之怒甚於裂背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
在江陵聞白樂天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幢々此
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中吹兩入寒窓樂天
以為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 隨筆

長恨歌上陽人歌連昌宮詞道開元間宮禁事為最深然微
之有行宮絕句云寥落古行宮々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
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隨筆

寇忠愍公詩思優婉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香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漁隱

狄青為樞密使時范鎮為諫官人有相語童謡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恣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河公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范言之范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為適以啓君臣疑心耳 東齋記事

張忠獻公浚為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曰泛觀萬物心則惟一
如何須更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粟之每訓子及門人
曰學以禮為本禮以敬為先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
聖賢氣象久之自有見處又嘗作詩曰群兇用事人心去
大義重新天意回解使中原無左袵斯文千古未塵埃朱
文公跋曰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
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言行錄
上蔡云呂晉伯好學初理會个仁字不透予因曰世人說仁
字只管着愛上恁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說愛
甚寧何故却近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
正與尊人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說

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
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
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程
子曰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
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言行錄
辛幼安號稼軒宋寧宗朝節鉞舉身勇退以家事付兒曹
作西江月云萬事雲烟忽過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家
相宜之醉宜遊宜睡早起慳科了辦更量出入收支乃翁
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東坡別集詩評云別來頭併一相見眼終青此老杜句也讀
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一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

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
新貴即今多黑頭江山千里多頭白骨肉十年終服青白
頭逢國士青眼酒樽開此坡谷所為也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輕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鬢髮
高一尺門前立地看瘧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
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
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
微雲淡踈星便有神仙風度李父仲山先大夫同祖弟也
讀書精苦作詩有源流昔嘗上書晚以持奏名得一官致
和閒和御製宮詞三百首以進今錄一絕於此樂指可以
知鼎味也其詞曰輕寒滲之透輕羅玉箭銅壺漏水多常

是未明供御服夢回頗問夜如何時道君皇帝在睿思殿
宣進甚急意謂得美官翌日臺章論列作詩害經旨遂報
罷調南劍州順昌縣尉後卒于揚州

許音周詩話

椰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劍銜秋來處之
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議者謂子厚
南遷不得為無罪蓋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

竹坡詩話

宋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至御史蘇長公
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
些巴鼻皆俗語也

后山詩話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不就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
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

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后山詩話

寇準年三十餘宋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
蕪餌其腹以反之未幾鬚髮皓白 玉君玉因老讀苑

熙寧四年呂誨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直醫者用術
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
先後其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寢成風痺
遂難行步非徒俾跼蹙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
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
為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於戲獻可之論

可謂至矣

道山清語

古人歌行之作有四解五解六解之體如善哉行古辭云來

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一解經歷名山芝

草翻二解仙人王喬奉藥一解二解自惜袖短两手知寒慚

無靈輒以報道趙宣三解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

飢不及食四解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

五解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六解其後

魏武帝作秋胡行有四解魏武帝艷歌何嘗行五解皆本

之古辭云古樂府

東坡在儋耳題司命宮道士息軒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

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

關眼三千秋連於駒過陵是故東坡老黃汝一念息時來

登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未成題詩寄壁東坡樓云

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更置此生當似今日得
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友
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便多嚙不下

冷齋夜話

陳搏對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卧趨不盖被片石枕頭
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當其時正軒睡閉思張良
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四君子只是爭些閑氣
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推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
睡管甚玉兔東生紅輪西墜談藝云陳搏隱武夷山後居
華州雲臺觀多閉戶獨卧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
宿戶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

東坡云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題一絕于壁云七
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
容君數百人其後有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余誚之
也然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洪之流豈此等之輩哉

詩林

東坡書焦山綸長老壁上詩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
來輒問法之師了無語乃至無語言不知所答故君看頭
與足本自安冠履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入問
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着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
盡鐫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
許趙彥村云山穉警喻乃先空用小說一段事裁以為詩

而意最尚妙。陵陽室中語云：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和子由詩云：人主到處如何事，應似飛鴻踏雪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况欲係其尾，雖勤知柰何。壺水官詩云：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遊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祖父，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否。皆累數句也。如一聯則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閑如啖蔗。如一句則雪裏波菱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

詩林

王梅溪集云：蔡師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遠其怒，正使自乾耳。予嘗讀史作師德

詩云忤意由來勿校難誰能唾面自令乾直須寧過平心
後方服婆公度量寬予性褊急嘗欲書婆公傳于座右效
古人佩帶之戒偶閱書遂錄其事昆弟朋友間有坐予失
者宜書紳焉則事雖大於唾面心自然清涼矣 本集

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
所歌者蓋哨遍也餓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
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為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適至
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
多投梭每困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老符秀
才言此春夢婆之實也

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十載扶行恃短

第一 鐵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入爭看不是前來勸宰翁
張九齡南還湘水言懷詩云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
乖夙志一別悔前行歸去田園老儘求軒冕輕江間補正
熟林裏桂初榮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茹時哉有不達取
樂遂吾情張曲江詩有常蘇州滋味但其詩世不多見故
為錄之

病中感懷李後主詩云憔悴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
骨雨氣咽愁腸夜鼎惟煎藥朝甞半染霜前緣竟何事
與閑空王季後主號能詩詞偶承先業纔有江南亦
帝數十州之主也集中多有病詩如云病態如猿
又五年看此詩真所謂衰頹憔悴豈大風橫汾之比乎

云此求即位非也七言有云衰顏一病難牽復曉殿君臨
顏自羞又云冷笑秦皇經遠畧靜憐姬滿苦時巡蓋君臨
之時也

耳聾杜工部詩云生年鶻冠子嘆世鹿皮翁眼接幾時暗耳
從前月聾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鷺山樹呼兒問
朔風此詩足見游戲翰墨後四句俱謂耳全無聞猿鳴雀
噪既不聞矣而朔風吹落木葉亦不之聞至呼兒以問之
予謂果真聾矣兒所答又何聞乎史記謂豫讓吞炭為啞
然請趙襄子之衣三斬之未嘗啞也

眼病二首白樂天詩云散亂空中千片雪
籠物上一重紗
縱逢晴景如看霧不是春天亦見花
僧說客塵來眼界醫

言風眩在肝家兩頭治瘳何曾差藥力微芒佛力除又眼
箴損傷采已久病根牢固去應難醫師盡勸先停酒道侶
多教早罷官案上謾鋪龍樹論合中虛撚決明丸人間方
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刮看方云白牀詩不可以陳簡齋
目疾詩律之然此亦善形容不取其落而取其味

眼疾陳簡齋詩云天公嗔我眼常白故着昏花阿堵中不惟
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送飛鴻著籬令惡誰能對損讀方
奇定有功九惱從來是佛撞會知那律證圓通此詩八句
而用七事謂詩不在用事者殆曾中無書耳有人騎瞎馬
夜半臨深池此殷仲堪參軍所作危語仲堪取一目適許
之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此方古今以嘲李圭

范審武子患目痛求方於張湛戲謂此方用損讀書一
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早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
物熬以神灰下以氣從白眼阿堵送飛鴻三事非僻那律
事出撈嚴經無目可以證道其要妙在用虛字以幹實事
不可不細味也

耳鳴范石湖詩云東極空歌下始青西方寶網奏韶英不須
路入兜元國自有音聞空茂城牛蟻誰知床下鬪鷄蠅任
向夢中鳴如今却笑難陀種無耳何勞強聽聲此二首選
一前篇有云夢中鼓響生十偈竟後鍾聲失百非又云寄
語爵陰吞賊道玉牀安穩坐朱衣皆奇博已甚謂能詩者
不必讀書不在用事可專

齒脫曾茶山次韻王元勃詩云齒危但以粥充虛奉負公家

夏屋渠

元注夏屋大具渠勤也其意勤於然也

政恐麪生真作祟可伶髻簪

頓成踈

元注炙穀子謂羊為髻鬚主簿

動挫不減韓吏部踈踏非勤蕉校

書落勢今年殊未已抵漙從此併無餘此當與陳簡齋目

疾范石湖耳鳴參綜以觀格律相似善用事亦相似但貯

曾無竒書落筆無活法則不能耳誰謂江西詩可輕視乎

病肺對雪張文潛詩云擁庭晴雪照高堂卧病悠々廢舉觴

肺疾僅同園令渴齒傷不為幼輿狂交飛翠斝知誰醉獨

嗅烏巾認舊香唯有意茶心未厭故知淡瀟味能長此詩

三四絕佳不為幼輿狂尤新異但觴斝二字重犯

髮脫劉後村詩云髮脫紛々不待爬天將醜恠變妍堦論為

城旦寧非怒度作沙弥亦自佳稚子笑翁替插葉侍人諱
老厘菱花霜寒兀屣泥丸暖慚愧烏巾著意遮方虛谷云
觀白樂天陳簡齋之目張文潛曾芥山之齒范石湖之耳

加以後村髮禿詩可發一笑然後村詩不及諸公

包信嶺下卧疾寄劉長卿詩云唯有貧羸病能令親愛踈歲

時供放逐身世付空虛脛弱髮禿頭風曉廢梳波瀾喧衆

口藜藿靜吾廬喪馬思開卦占鴉懶發書十年江海客離

恨子知予方云信又有風痺寄懷詩甚哀首云病夫將老

矣無可荅君恩衾枕同羈客圖書委外孫中云無醫能却

老有變是游菟用喪馬游菟事必頗精於易劉長卿荅詩

云落日棲鴉鳥行人遶鯉魚稱作包諫議未審何事貶嶺

下

王元之病起思歸二首其一云年來多病轉思山終日呻吟
簿籍間叔夜養生休者論陶潛雖死只應閑又移郡印三
年調才報君恩兩鬢斑安得使歸田里去松蘿泉石掩柴
關其二云四十為郎非不偶况曾題筓直瀛洲明時遇主
誰甘退白髮侵人自合休夢得蹉跎因出郡薛能詩什耻
監州春來病起思歸甚未敢飛章逆冕旒○劉夢得貶謫
為郎四十年薛許昌詩云監州是戲儒此元之謫商州傳
練副使時詩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

菊坡叢話卷之二十一

臨川單字編集

服飾類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紋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
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云爭得大裘
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為之心矣又
新製布裘之詩曰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
為裘有餘溫誰知歲冬月支體煖於春中夕忽有念撫裘
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
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此詩正與老杜歌云安得廣

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意同

唐淡詩話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拆天吳及紫鳳顛
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常懼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疋
好東絹爰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君放筆為
直幹則子美乃有餘絹作畫何也周少隱戲作一詩云百
尺寒松老幹枯常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
天吳紫鳳圖且曰使少陵尚無恙當為我一捧腹也

披詩話

佛印禪師名了元饒州人蘇東坡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
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
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

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
若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
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
欲於何處坐公未即荅師急呼侍者收此玉帶永鎮山門
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其韻荅之
其一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
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其二云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
我亦悠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蓋斐休嘗
披纛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於
人又法雲者八九歲時兄戍安西能持信朝住夕返萬餘
里故號萬回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詩林

韓文公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其於送虛師詩亦嘗云
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人其人之心在之不放獨惜其
論大顛語少斟酌耳此四明黃震之論

歐公歸田錄云馮道和凝同在中書和問馮新靴價馮舉左
足曰九百和詬小吏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
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

黃氏日抄

王荆公農具詩襤褸云勿妬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慚邊城
卒撥甲徂春冬就農人言之善用其心者也

同前

呂公著為人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
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
書東漢延薦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

節士躄梁穀似怕腹中書于屏風

言行錄

黃魯直對葉縣日作新集詩有俗學近知田首晚病身全竟
折腰難之句傳至都下半山老人見之擊節稱歎以為清
才非奔走俗吏遂除北京教即為文潞公所知熙寧中為
官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色番羅襖衣之先生醉中作詩
曰疊送香羅淺色衣著來春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
為說王孫脫贈時

言行錄

邵康節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為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蓬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
香獨坐哺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
云料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

也能康濟自家身大寒暑則不出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縮
揭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
帶入獨樂園則衣之謂先生可衣此先生曰某為今人當
為今人之衣溫公嘆其言合理 言行錄

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綾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
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綾月為歌扇出
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刺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
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老杜陪
李梓州泛江艷曲二首其一云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
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
明媚色偷眼艷陽天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

然則唐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

宋之問奉和聖制春日剪綵花勝應制詩云金閣裝仙杏瓊
筵弄綺梅人間都未識天上忽先開蝶繞香絲住蜂憐粉
艷回今年春色早應為剪刀催方云律詩至宋之問一變
而精密無隙矣此詩流麗與李太白應制無以異也

晉白紵舞歌曰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
轉乍低昂凝停善睐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
誠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質如整雲色
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
塵麗服在御會嘉賓醪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
四座歡樂胡可陳此古辭凡三篇然其中有巾袍之言紵

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々白緒節々為双
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緒即白紵也後梁武帝沈約遂有四
時白紵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其初人歌以謗之曰麤裘而鞞投
之無矣鞞之麤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行民歌以誦
之曰交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律詩至元人音調清響如貫酸齋蘆花被詩曰採得蘆花不
沈塵翠叢聊復藉為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
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為鴛鴦妬
欸乃聲中別有春又薩都刺手的詩曰一幅生綃對角裁
出懷風送粉香來秋千架上扶絨索玳瑁進前捧玉盃塵

拂鳳等籠紗指夢田鴛枕襯桃腮斑斑多少傷春淚袖襟
長防何母猜二詩皆詠物賦也

蘇東坡謫海南地多椰子漿如酒味殼可為冠作椰子冠詩
云天教日飲欲全絲羨酒生林不待儀自流踈巾邀醉客
更將空殼付冠師規摹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
着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適時前漢高紀注云薛有作
冠師也

丁謂參知政事宋真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三十上
曰何以知之謂引杜詩云遠來相就飲一升恰有三百青
銅錢上喜其對又蔡巖拜試第一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
賜緋佩魚借緋即不佩國朝因循其制巖對曰在唐借緋

亦佩因舉白居易詩為證曰魏明相慶問何如服色恩光
盡反初投老喜拋黃草峽眼明憇拆紫泥書便將朱紱還
麟閣却着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床啼哭覓銀
魚上尤喜其對之捷二事相類但佩魚尤切於典故信大
臣占對不可無學也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
千之句以為李杜同時何故詩言酒價頓異客有戲劇者
曰太白乃謂美酒耳恐老杜不擇飲而醉乃村店所壓茅
柴耳坐客大笑然亦近理也

禮部真外郎裴說有寄遠衣詩曰深閨乍冷閑香篋玉筋微
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重々白練
明如雪獨下閑階轉屐玓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尺

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窓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
裁誰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形儀執牙尺回身剪破澄江色
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勻殘淚紅
燄護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愁慙託邊使裴之
詩句甚嚴麗零陵總記載他詩尤詼說也 石山詩話

世人不思積善惡殃慶各以類至惟托縑黃誦經持呪或謂
保護或謂撥災或謂爲亡如此則有資財者皆可免禍矣
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掛在空
中驚鳥雀行住坐卧思量著只好把與窮漢做襖著達哉
斯言 李之彦東谷所見

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意而誤用者雖名輩有所不免如蘇

子瞻云石建方欣洗滌麤萎麗不鮮嘆蟻蚋擿漢書石建
每取親中褻廁榆身自浣洗滌廁本作廁榆蓋近身小汗
衫中衣也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魯直啜羹不如放麪漿
羊終愧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不暇省耳

石林詩話

東坡有贈子真秀才詩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
遊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水底笙歌蛙两部
山中奴隸橘千頭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蒙
齋詩林云東坡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為鶴謀此前
輩所謂折句法也歐陽公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
溪橋盧贊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滑兔老農愁麥隴乾

黃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粥孔方兄有絲交書胡荅云
鸚鵡杯且酌清濁麒麟閣頰盡丹青皆效此格也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腹金重慵便玉枕涼未
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
人皆以為知言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
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
也黃山谷謂不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
春深也

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為
對或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些富貴語看如何其人

數日搜索得一聯云肥挺化為紅玳瑁眼睛空作碧琉璃

聞者為之絕倒

王直方詩話

司馬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因買園於東坊以獨樂名之始與邵康節遊嘗曰光陝人與先生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澤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絕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辭較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又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幾又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其韻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札在前

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又風背河聲近亦
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在烟外將下沙頭却背飛

邵氏周見錄

東坡在修耳聞黎子雲城南載酒堂頗佳一日訪之午後回
遇兩從農家借笠著屐而歸路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群
吠以為異人竹坡周少隱詩云持節林誇海上蘇前身應
是牧羊奴為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道跡與公
歸物外清風為我襲衣孺憑誰喚起王廉話畫作東坡戴
笠圖

東坡又有謝人惠雲巾方烏詩一首其一燕尾稱呼理未便
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

覺周家新樣俗

自注云頭巾起後周末容陶令舊名傳

門佳士勤相贈黑雲玄霜合比肩用皮囊羨贈天隨子俗

巾詩云獲斂車疑裁黑雲如明海似帶玄霜其二胡靴

勒格簾踈古雅無如此獲珠妙手不勞盤作鳳晉永嘉中

有鳳頭鞋輕身只欲化為鳧胡風掃儉堪蓋葛楚客豪華

可笑珠玑學梁家名解脫武帝作解脫履便如禪坐作伽

跋

王十朋寓臨安偶值不寒諸生有陳劉咨濟以衣童生濟之

以衾因作二詩以贈其贈陳元佐劉士宗詩云肌體生鱗

鬚虱毛衰年怯冷欲兒號無人求縱韓公禩有友能施范

叔袍入手乍驚儒袖闊按身尤喜義襟高普生忍凍誰相

顏共弊輕裘賴我曹又贈謝章偉侃詩云凜冽霜風夜薄
人誰能愛我曲勾身寒欺三幅范衾陋睡羨一宵裘被新
體粟不愁生旅舍鼻雷想見滅比隣夢回却念君兄弟苦
塊無眠痛慕親

謝益山枋得被難北行剡洞齋華父送以寒衣辭而不受曰
離羅納阱何損麟麒反君事雖忍為狗彘凡勸吾入燕吐
胃中不平而後死者皆非忠於謀人者也南八男兒死爾
不可為不義屈豈敢曰將以有為乎平生學問到此時要
見分明辱惠寒衣義不當受大顛果聰明識道理胸中無
滯碍何必受昌黎先生衣服為別耶小詩寫心謾發一笑
詩云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明范叔綈袍雖見

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
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天含笑死猶生

潘廷堅作擣衣曲云擣衣擣衣復擣衣擣到更深月落時臂
弱不勝砧杵重心忙惟恐搗聲遲妾身不是商人妻商人
射利東復西妾身不是蕩子婦寂寞空房為誰守妾夫為
國戍邊頭黃金鎖甲跨紫騮從渠一去三十秋死當廟食
生封侯如此別離猶不惡年年為君搗衣與君着謝疊山
云志趣高遠異於衆作

楊朴作莎衣詩云軟綠柔藍着勝衣倚船冷釣正相宜蕪葭
影裏和烟卧菡萏香中帶雨披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魚
舍晚晴時直饒紫綬金章貴未肯輕々博換伊瀛奎詩話

云朴字契玄鄭州人太宗真宗皆以布衣召辟官而歸此
詩天下傳誦對御所賦也蘇養直詞云釣魚船上謝二郎
雙鬢已蒼；莎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章用朴語也

袁說友因肅客借重金紫綬作詩曰平生青紫濫紆身更冒
金章肅使賓何以假為誠豈敢為知非有笑無因猿狙自
是羞華服鵝鷺姑容接後塵回首紛；天下事有時宜假
不宜真袁建安人隆興癸未進士任至樞密太資自號東
塘居士此時借官接伴金使詼諧有味

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
臉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用以染色中國謂
之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而俗乃用胭脂或臙脂不知其

何義也杜少陵詩云林花着雨燕脂濕亦用此二字而白
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却用此二字殊不可曉竹坡詩話